

導言

1989以來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，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展開。價格改革引進配置資源的市場機制；企業改革重新塑造自負盈虧的企業。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是經濟轉軌的兩個核心。經濟轉軌為經濟學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學習、研究和探索不同的理論假說。同時，也有人，像薩克斯和科爾奈，興奮異常地忙於教導這些轉軌國家，怎樣從教科書上照搬市場經濟。^①他們推出兩項高度簡化的基本原則：建立市場經濟？——「休克療法」。改革國有企業？——大規模私有化。

「休克療法」

經濟體系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。這是以往分散零碎改革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。八十年代末，科爾奈認為：「南斯拉夫改革了四十年，匈牙利改革了二十年，中國也改革了幾乎整整十年了。這三個國家都成為可喜成果和災難性失敗的特殊混合」（Kornai 1990b，第210頁）。漸進改革造成混亂的訊號和規則，讓原來的計劃和新引入的市場都不能有效運作（Wolf 1991）。為避免這種「既非計劃又非市場」的狀態，必須改變「積小勝為全勝」的戰略，畢其功於一役，發動激進的、綜合配套的「休克療法」。

^① 在科爾奈著名的《走向自由經濟之路》一書裏，他強調指出：一方面，「我（寫本書）的部分目的是有教育意義的」。一方面，「我自信我的建議是現實的；在現存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條件下，是現實可行的」（Kornai 1990a，第23—24頁。重點號為原文所有）。

甚麼是「休克療法」？就是一次性完成所有必須的體制變革。根據薩克斯和利普頓的說法，波蘭 1989 年推行的典型「休克療法」，由五個方面組成：穩定宏觀經濟、價格自由化、貿易自由化、扶助私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私有化。五方面改革協同推進，具有足夠的力度，「震昏」傳統的計劃經濟，構造教課書式完美的市場機制。價格自由化消除補貼和各種價格扭曲，為資源有效配置提供正確的信號。扶植私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私有化，鼓勵經典意義上的利潤追尋者為滿足市場需求而相互競爭。貿易自由化借助國際市場的力量，進一步理順價格和刺激競爭。穩定宏觀經濟，用緊縮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抑制通貨膨脹，使整個改革進程處於可控範圍之內（Schas 和 Lipton 1990，第 55 頁）。基於簡單明了而令人信服的邏輯，「休克療法」成為廣泛接受的變革方案。

科爾奈認為，所有「休克療法」、「大爆炸」(big-bang)、 「一次性震蕩」(one shock)，說的全是一回事，即「對一個病人施行所有必要措施的一次性手術」。「手術」的適用範圍不僅是「一個」病人。在他那本既「現實可行」又有「教育意義」的《走向自由經濟之路》中，科爾奈宣稱：「本書所表述的核心理念，不僅適用於匈牙利，而且適用於所有從社會主義體制向自由經濟過渡的國家」（Konai 1990a，第 13 頁）。^②基於同樣堅定的信念，薩克斯把同一套療法推銷到世界各地，包括波蘭、俄羅斯、南斯拉夫、蒙古、玻利維亞、委內瑞拉、斯洛文尼亞等（見 Hutton 1992）。甚至早在東歐變革之前，薩克斯就相信同一套「休克療法」成功地醫好了許多病人，包括阿根廷、玻

利維亞、巴西、以色列和秘魯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、奧地利、匈牙利、波蘭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、南韓和台灣（Sachs 1987，第 317 頁）。^③看來，「休克療法」不僅「放之四海皆準」，而且是不受時間限制的永恆真理。

中國自然也不例外。諾蘭觀察到：「從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的主張中可以看到，他們相信，中國在八十年代，如果早就遵循急劇變革的道路過渡到市場經濟，經濟效果其實會更好。國內外的很多人都認為，早在八十年代初期，中國的高層決策者就應該放開工業品價格，取消工業的實物計劃制度，開放中國經濟以接受國際競爭的壓力（消除壟斷最有效的方法），以及將國有工業迅速私有化」（Nolan 1992b，第 84 頁）。

早在八十年代初期，城市改革剛剛起步，中國就有價格改革先行和「綜合配套改革」的主張（Hsu 1992，第 156 - 161 頁）。「他們追求（a）自負盈虧的獨立企業，（b）自由定價的市場以鼓勵競爭，（c）間接的宏觀調控機制。為了實現上述目標，根據他們的設計，必須改革價格體系，先調整，然後，在一個短時間裏，放開所有價格，同時建立新的財政體系和金融體系」（Wu 和 Zhao 1988，第 26 - 27 頁）。實際上，中國的「漸進」改革，兩次幾乎休克。一次是 1986 年，另一次是 1988 年。

「理論發展」

當薩克斯等勸人休克時，鄭重其事地許諾：「如果東歐國家可以成功地實現從中央計劃到市場經濟的轉軌，生活水平迅

^② 匈牙利——東歐最成功的經濟轉軌國家，沒有接受「休克療法」（Hare 和 Revesz 1992）。

^③ 爪格亥 (Draghi) 曾指出薩克斯文章裏的這些國家具有多麼不同的具體情況（見 Sachs 1987，第 338 - 343 頁）。

速提高，極有可能」(Sachs 和 Lipton 1990，第 46—47 頁)。為了這美滿的前景，若干聽話的病人，真的休克治療了若干年。然而，代替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」的是持續的通貨膨脹、財政赤字、停滯或下降的生產、高失業率、巨額負債和增加出口困難。以至於《經濟學家》挖苦俄羅斯的轉軌，竟用「足夠的休克，卻沒有治療」(Plenty of shock, no therapy) 當文章標題 (Economist 1991b，第 71 頁)。

面對如此尷尬的結果，薩克斯們沒有絲毫歉意。他們製造休克，並且，從沒有治療的休克中發展出「理論新意」來。薩克斯告訴病人們，從休克到治療，要穿過一道「流淚山谷」(valley of tears) (Sachs 1991，1992a 和 1992b) —— 怎麼不早說？透過病人的眼淚，薩克斯發現，與「好」的均衡相對應，有一個「壞」均衡 (bad equilibrium)。一旦陷入這個「壞」均衡，政府甚至沒有能力養活自己，沒有能力提供最起碼的公共服務 (Sachs 1994)。科爾奈更上一層樓，賜與「流淚山谷」一個學術名稱：「變革蕭條」(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) (Kornai 1993，第 2 頁)。「想減少貿易赤字、改善國際收支？這些國家需要進一步貶值已經貶值的貨幣；然而，這樣作的結果，無疑將加劇通貨膨脹。想減緩生產下降、刺激復甦？這些國家需要用減稅等財政手段刺激私人 and 公共投資；但是，這將進一步增加政府財政赤字。想改善財政收支、強化金融紀律？這些國家需要強化預算約束，停止對長期虧損企業的幫助。然而，真要採取這樣不妥協的姿態，必然導致更高的失業、更疲軟的總需求、更低的產出和短期更慢的增長」(Kornai 1994，第 5 頁)。是幸災樂禍嗎？科爾奈的結論是：「這些國家只能在壞和更壞之間進行痛苦的抉擇」(Kornai 1992b，第 18 頁)。

那兒不對了？理論與實踐理論的結果竟有天地之遙？不管

手術後的情形如何不妙，一般情況下，病人沒有足夠的醫學知識與大夫爭論，更何況大夫們的理論日新月異。不幸或有幸的是，有一個病人沒有休克。中國從 1978 年開始體制改革。沒有「休克療法」和大規模企業私有化，在過去的 16 年裏，中國的 GNP 以每年平均 9% 的高速持續增長。到 1994 年，中國經濟已經翻了兩番。在俄羅斯忍受惡性通貨膨脹和工業產值逐年下跌之際，中國的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 11 位。

表 1：轉軌經濟國家 GNP 的增長率，1986—92 (%)

國家	1986—89 平均	1990	1991	1992
中國	8.7	4.1	7.7	12.8
俄羅斯	2.4	-2.0	-9.0	-19.0
保加利亞	5.2	-11.6	-22.7	-7.9
捷克斯羅伐尼亞	1.6	-3.0	-15.5	-5.0
匈牙利	1.4	-4.0	-10.5	-4.6
波蘭	2.7	-11.4	-7.7	1.5
羅馬尼亞	-0.9	-7.1	-13.4	-10.2

資料來源：多種來源，引自 Sachs 和 Woo 1994，第 103 頁，表 1

中國異乎尋常的表現，看上去還會繼續。這個例外使製造休克的大夫困窘。薩克斯和吳撰寫長文，專門解釋為甚麼中國沒有躺在他們的手術台上 (Sachs 和 Woo 1994)。他們列出一系列中國的「落後優勢」(advantages of backwardness)。中國之所以沒來得及休克，是因為中國太窮了（—— 付不起醫藥費？）。最後，他們警告說，中國的病情在持續惡化，除非回到他們的醫院接受治療，別無出路。英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彼得·諾蘭 (1995) 著文反駁，中俄比較，針鋒相對。本書不打算繼續這個討論。依托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，作者試圖在一般邏輯上提

摸着石頭過河：中國改革之路

出挑戰：錯的不是病人。錯的是薩克斯和科爾奈鼓吹的治病（或致病）理論。

本書的結構

本書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——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。

第一部分討論價格改革。第一章指出，所謂綜合配套的「休克療法」，實施中沒有企業改革、要素市場的改革和工業結構的調整，其實僅僅是產品市場上的價格改革孤軍深入。

第二章分析價格改革孤軍深入的不可行性。沒有足夠的企業改革，一次性放開價格管制，不可能實現市場均衡。企業可以用漲價，將價格改革引起的成本增加轉移給它們的消費者，在通貨膨脹中實現「比價復歸」，即「扭曲」的相對價格結構在更高價格水平上還原。沒有足夠的企業改革，宏觀經濟穩定很難實現。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往往導致生產滑坡，甚於價格下降。不僅如此，企業內部發行的「三角債」，成為企業對抗緊縮的有力武器。調整工業結構、建立新興產業，以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，是價格改革必須考慮，而「休克療法」的大夫們全然置之腦後的問題。

第三章試圖解釋中國價格改革的「漸進」模式。過去十餘年中，伴隨工業結構調整，中國政府對消費品在「買方市場」的條件下，逐個放開價格管制；對原材料實行了價格「雙軌制」，即一部分產品由政府按計劃價格調撥，計劃以外的產品允許企業按市場價格自由買賣。在價格「雙軌制」條件下，經濟活動在邊際上受市場信號引導。在消費品「買方市場」的價格改革與原材料價格「雙軌制」的格局下，經濟增長對經濟體制改革，具有獨特的促進作用。計劃外經濟活動的增長，直接意

味着市場經濟機制的增強。與此同時，依托保留的「計劃軌」，國有工業部門在上游基礎工業，成為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支柱。

第一部分結語指出，價格改革只能觸動經濟體制的表面。其他改革不能深入推進，價格改革很容易逆轉。

第二部分討論企業改革。第四章指出私有化在實踐中的自相矛盾。「誰的資產誰關心」，是私有制的邏輯支點。國有企業私有化要貫徹這一邏輯，應當將國有大企業歸少數私人所有。若干年過去了，至今沒有合乎邏輯而在實踐中可以操作的方案。

第五章描述現代大企業的演變歷史，是超越私有制束縛的歷史。私人在現代公司中，僅僅擁有很少的股份。所有者在股票市場交易股票，並不真正經營企業。日本企業交叉持股，以排斥所有者對經營者可能的干預。但是，競爭在日本「經營者主導型」企業裏比傳統的「所有者主導型」企業更激烈。所以，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，不是變革所有權，而是引進競爭和強化企業自主權。

第六章討論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。在過去的十餘年中，國有部門從下游加工工業退出、向上游基礎產業部門集中。國有小企業基本上沒有增長；國有大企業得到加強。對國有大企業，中國展開了企業承包、企業集團、合資和股份化的改革。這些具有產權變革意義的改革，壓根兒就沒有朝着私有制的方向前進。這些改革強調的不是終極產權的歸屬，而是經營過程中的企業自主權。充滿活力的鄉鎮企業是產權不清、政企不分的典型。鄉鎮企業的「所有權迷宮」為政府干預留出廣闊的空間。政府對企業的干預、政府與企業的合作，必然防礙國內的公平競爭；卻可能有助於克服要素市場發育不良的障礙，提高

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。

第二部分結語提出，政府的改革也是企業改革的核心內容。

最後，結論部分提出兩點啟發：第一，轉軌不簡單是一個狹隘的經濟機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變，其實質是更寬廣的經濟發展問題，包括調整產業結構、建立新興產業以滿足國內外的市場需求。經濟發展本身直接推動經濟體制改革。第二，轉軌不簡單是計劃經濟向西方現成模式的過渡，其本質是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，包括企業組織和政企關係。

第一部分

經濟成長和「再工業化」

「休克療法」與中國價格改革